

武则天

6

大结局

从三岁到八十二岁

不杀人就会被人杀，
不称帝则死无葬身之地

武则天一生的每一天都在进行
生死决斗，最终以八十二岁高龄，
颐养天年。

王晓磊 著



武则天⁶

从三岁到八十二岁

不杀人就会被人杀，
不称帝则死无葬身之地

武则天一生的每一天都在进行
生死决斗，最终以八十二岁高龄，
颐养天年。

王晓磊 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ISBN 978-7-5584-1111-1
定价：39.80元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武则天 :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. 6 / 王晓磊著 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, 2018. 6
ISBN 978- 7- 5594- 0892- 1

I . ①武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武则天 (624- 705) — 传记 IV . ① K827=4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0311 号

书 名 武则天 :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. 6

著 者 王晓磊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特邀编辑 黄迪音 黄靖文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策 划 读客文化
版 权 读客文化
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-33608311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, 邮编 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印 张 30
字 数 442 千
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 7- 5594- 0892- 1
定 价 6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读客® 这本史书真好看文库

轻松有趣，扎实有力

目 录

- 引 子 · 1
- 第一章 武曩召回狄仁杰，武周王朝暗藏危机 · 15
- 第二章 立储风波再起，武承嗣密谋储君之位 · 40
- 第三章 酷吏大兴冤案，狄仁杰等七臣下狱 · 64
- 第四章 武曩心向皇嗣武轮，武承嗣开始失势 · 85
- 第五章 武轮惨遭婢女陷害，母子之间产生隔阂 · 107
- 第六章 武曩放手政务，宰相李昭德铁腕掌权 · 129
- 第七章 武曩严惩酷吏，边庭危机四伏 · 149
- 第八章 男宠薛怀义失宠，盛怒之下火烧武曩明堂 · 170
- 第九章 武曩嵩山封禅，立储成为难题 · 192
- 第十章 契丹叛乱，武周王朝霎时跌至谷底 · 209
- 第十一章 武曩诛杀来俊臣，酷吏政治正式终结 · 238
- 第十二章 太平公主进献男宠，武曩垂拱而治 · 266
- 第十三章 武曩召回李显，意欲将皇位复归李唐 · 289
- 第十四章 张氏兄弟崛起，武曩决心调和李武 · 308

- 第十五章 武曩纵容男宠，武周统治滑向危险的边缘 · 333
- 第十六章 武曩猜忌武显，皇孙命丧黄泉 · 355
- 第十七章 张氏兄弟陷害忠良，魏元忠虎口脱险 · 382
- 第十八章 太平公主里应外合，巨变即将来临 · 410
- 第十九章 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革命，武曩被迫退位 · 430
- 尾 声 维摩诘 · 453

引子

天授二年（公元691年）正月，神都洛阳。

长夜漫漫，天寒地冻，此时虽然已是“春天”，天气依然很冷，尤其三更过后，不但寒气森森，更有弥漫无边的沉沉雾霭，仿佛将整个人间都笼罩住了，没有一丝月光。

洛阳虽是天下最繁华之地，此刻也在黑暗中沉睡着，悄然无声万籁俱寂，就连皇宫亦如是。宫廷重地自然少不了值宿的侍卫和宦官，可在这呵气成雾的寒夜里苦熬半宿，即便铜铸铁打的人也坚持不住，都各觅暖和背风之地小憩去了。唯有看守刻漏的宦官差事最苦，还要时不时地去检查——虽说天寒之时不用铜壶滴水，改用沙漏计时，但随着雾气渐浓，沙子受潮一样可能冻结，所以要精心照看，以免误了朝会的时辰。这会儿许多宫殿前的灯笼已被雾气熄灭，宫人们也懒得再点，只待雾散天明。整个宫苑都沉寂在夜色中，唯独上阳宫中一座不起眼的小殿气氛迥然。此处灯火辉煌、宫婢环伺，光晕把四周的浓雾浸染得白茫茫的，殿内还时而传出几声清静悠扬的梵唱，便如佛教传说中弥勒菩萨的兜率天内院，无论外间是怎样的黑暗劫难，都影响不到它的光明圣洁。

这座小殿名曰“镜殿”，是唐高宗李治生前修建的。顾名思义，殿内四壁悬挂着许多镜子，给人以奥妙玄幻之感。此殿建成之初，宰相刘仁轨陪驾至此，曾有讽谏“天无二日，人无二主。此殿四壁映照，竟似

有不止一位天子，恐非吉兆”。李治闻言也觉不祥，于是下令将镜子摘去，以免灾祸。荏苒间十多年过去了，天上并未出现两个太阳，人间也没有出现两个同时在位的皇帝，旦复旦兮一切安然，然而李唐王朝还是没能逃脱灭亡的宿命，如今已经是武周天下了！

大唐已成为历史，它的一切都被新王朝承继，镜殿中的那些镜子又重新悬挂起来，与原先不同的是殿中央多了一尊高大的佛像，这里显然已改作佛堂。天气实在太冷，出于取暖的需要殿犄角放了好几只火焰腾腾的炭盆，加之所有宫灯、烛台全部点燃，几十面镜子交相辉映，越发金光闪耀令人目眩。

此刻殿内只有两人，正彼此对坐诵读佛经。左侧是一位年约五旬的僧侣，身材高大、深目高鼻、相貌慈祥，身披御赐的紫色袈裟，手中握着一卷佛经。此人乃当世最负盛名的高僧——法藏法师。

这位大师的生平甚是传奇，他本是西域康居国人，自幼随父侨居中原，因心慕释教慧根非凡，十七岁便跟随“云华尊者”智俨法师学佛，后在长安受戒出家，静心修持二十余载，终于修行有成，尤擅《华严经》，著有《华严经旨归》《华严经问答》等论述。每逢他开坛讲法，两京百姓观者如云，连山南、岭南乃至新罗的佛门弟子也赶来请益，年方五旬已名扬四海，称得起是继唯识宗玄奘、净土宗善导、禅宗弘忍三位大德之后又一位自成一派的高僧，俨然已有开宗立派之势。

法藏法师能取得这等非凡成就，固然因他天赋极高，却也与皇家的扶持有关。说来甚是凑巧，他于咸亨元年（公元670年）正式受戒，出家之地恰是武皇后为母亲杨氏追福而建的太原寺。岂料世事变幻出人意料，武皇后很快晋升为天后，并在天皇驾崩后临朝改制，追赠其父武士彠的封号由太原郡王升为魏王，太原寺也随之水涨船高，变成魏国寺；又过了短短七年天后竟改换天命，取代自己儿子李旦当了女皇，武士彠又被追尊为太祖无上孝明高皇帝，魏国寺又更名为大福先寺，女皇亲手为其题写匾额、撰写碑文，自此成了首屈一指的皇家寺院。该寺既然是保佑武氏社稷的皇家道场，出了法藏这样的高僧朝廷岂能不极力宣扬？况且武氏之天命出于佛家，又宣扬自己是弥勒转世，而法藏精研的《华严经》一向被佛门视为崇高宝典，相传是释迦牟尼成佛之初向众菩萨宣

讲的经文，岂有不受重视之理？因而法藏极受武氏礼遇，被奉为国师。这或许真是释法无边、天命注定，东土佛门当有华严一派。

不过国师可不是白当的，坐享荣耀的同时法藏肩上的担子也沉重起来，除了在大福先寺开坛讲法、授徒传道、点校佛经，还要时时为社稷祈福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另外每隔几日还要入宫一次，为一名身份特殊的信徒讲经说法。毫无疑问，此刻在他面前跏趺而坐的当然就是这位特殊的弟子——大周开国皇帝武曌。

天授革命刚过去三个月，新王朝百事待举，现在无疑正是繁忙的日子。然而这位史无前例的女皇帝已显露出超凡的精力和才智，令朝野之人惊叹不已。在白天她是一位果决的帝王，日理万机毫不懈怠，几乎亲自部署了新王朝的每项改革；而到了夜晚她又卸去铅华，披发素服手捻佛珠，虔诚地跟随国师诵读经文：“以一刹种入一切，一切入一亦无余，体相如本无差别，无等无量悉周遍。一切国土微尘中，普见如来在其所，愿海言音若雷震，一切众生悉调伏……”

法藏诵罢这段偈语，微抬二目环顾左右道：“请陛下抬头观瞧，此刻殿中景象便如经文所云……”身为出家人，用手指佛乃是不敬，他只能用眼神引导、用语言叙述，“殿中灯烛明亮，四壁尽悬明镜，中央佛像映于诸镜之中，所有镜中皆有佛身，无一或缺，无一漏置，此即佛经中所谓‘一入一切’。”

武曌抬头四顾，果见所有镜子里都映照着那尊佛像，或近或远、或大或小，自己仿佛置身净土佛国之中，不禁赞叹：“真是难得的奇观！”

“再请陛下随便挑一面镜子，仔细观看，镜中之佛非只一尊。”

“哦？”武曌依言而行，起身随便踱至一面镜子旁仔细窥视，确见镜里的佛像不止一尊。原来镜子不仅映照着中央的佛像，还反射着对面其他镜子的镜像，镜中有镜，像中有像。她揉了揉眼睛，想把这一切看清楚，却见此景一层套着一层，重重叠叠、无穷无尽，瞧得头晕目眩也无法尽观，“果如大师所言”。

法藏微微一笑：“四壁之镜彼此映照，一镜之中囊括诸镜之像，尽收其中，此即所谓‘一切入一’。”

“一人一切，一切入一。”武曌似有所悟。

“阿弥陀佛……”法藏双手合十高声宣讲，“十方世界无量无边，然则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举一尽收，以一尘为主，诸法尽摄，相即相入，重重无尽。世事无常，变化不定，缘聚缘散，神秘莫测。但万事皆有其因，互为缘起，相资相持，圆融无碍。故万法皆空，唯因果不空。一法为因，万法为果；万法为因，一法为果。”

“朕明白了。”武曌连连点头，沉吟片刻不免称赞，“难怪国师执意要在镜殿讲这一段，原来是让朕观看此景用心领悟。国师不但精通佛法，还颇具巧思，能将高深经义讲解出来，实在令人敬佩。”

“陛下过誉，拙僧愧不敢当。”法藏惭然摇头——武曌夸他，殊不知他对武曌更是叹服。须知眼前这位女皇已是六十七岁高龄，清晨临朝听政，午后批阅奏疏，忙了一天的朝廷大事，竟还能听他讲经直至深更半夜，领悟奥义丝毫不倦，这等充沛的精力和勤勉的毅力实在惊人！

不过……

法藏按捺住钦佩的情愫，接着说：“推衍此理亦如治国，陛下身居至尊，统御万邦，明见天下芸芸疾苦，皆系于心，此即所谓‘一切入一’。若能广施恩泽，以大慈大悲之心善待众生，则四海黎庶咸感皇恩，时时在心不忍忘怀，此亦可谓‘一入一切’。佛有万千法门，但归根结底不过是‘佛由心生’四字，种善因便得善果，种恶因便得恶果。《华严经》有云‘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’。贫僧愿陛下珍视生灵、收敛杀业，于诸众生恒起大悲，成就无量功德。”

这番话固然有理，却偏离了主旨，其实与今天讲解的经文没多大关系，甚至还蕴含一丝批评的意味。武曌初闻之际也有些错愕，但她还是立刻还以微笑，轻轻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……”

遭到批评是应当的，武曌并不想狡辩，平心而论她的所作所为又岂止是少了几分慈悲？她本大唐李氏之妇，受托孤预政之重，却背弃亡夫、欺凌儿子，篡夺了江山社稷，这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？况且在这一过程中她造下多少杀业？自顾命大臣裴炎以下，许多唐室忠良被她诛杀，李唐宗室更是几乎屠戮殆尽，因为酷吏的推波助澜，又有数不清的无辜者或丧命，或身遭缙继流放边庭，真可谓血流成河！甚至连她的亲儿

子、昔日太子李贤也被她狠心逼杀，这些事难道是佛祖所能认同的吗？

法藏凝神注视着这位奇女子，摸不清她这微笑是诚心接纳，还是不屑一顾，遂长叹一声，将经书合上：“缘起缘灭，不可强求。时辰不早了，就讲到这里吧。”

武曩瞧出他似乎有些失望，却也没说什么，随即将自己那本绫纸金线的《华严经》也合上，继而朝外高呼：“什么时辰了？”

隔着殿门传来宫女的声音：“回禀陛下，将近四更。”

“起驾回宫！”

随着这声吩咐，殿门立刻敞开，候在侧殿的女官上官婉儿、内侍高延福走了进来。皇帝未曾休息，上官婉儿自然也不敢睡，跟着熬了大半宿，眼皮都有些肿了，忍着哈欠道了个万福：“陛下不睡会儿吗？”

武曩抬起双臂，好让高延福为自己套上厚厚的裘衣：“睡不成了，再过一个时辰又要上朝了，现在睡下只怕到时候难起，今天还有两件亟待处置之事，万万耽误不得。”又回头朝法藏道，“这都怪国师讲经太过精彩，不知不觉就到了这光景。”

法藏闻听此言哪还坐得住，赶紧施礼请罪。

“朕与你玩笑呢！”武曩亲手系好衣带，表情渐渐严肃，“国师是大慈大悲的有道高僧，您刚才那番话朕已牢牢记住。以往朕的确造下不少杀业，但那或是情势所迫，或是立威所需，如今朕已身登至尊，天下苍生皆朕子民，自当克制三毒，播恩惠于四海。不过……”她话锋陡然一转，“为君者少不得依靠刑戮，奸邪悖逆之徒不能不杀。佛门不也讲降妖除魔吗？受国之垢，是谓社稷主；受国不祥，是为天下王。如果说凡有杀戮必遭恶报，那朕身为皇帝，也只能为天下受此恶果。”

法藏不禁蹙眉，解释道：“贫僧并非指斥国家律法，乃是……”

“不必说了。”武曩已料到他想讲什么，“自古帝王开创基业莫不大动干戈。汉光武之有天下，争战近二十载；唐太宗虎牢之役，杀戮无数哀鸿遍野；就是得天下最易的隋文帝，尚有三方之乱，火焚邺城夷为平地。相较而言朕的所作所为又算得了什么？朕知道国师希望朕对那些心念旧唐的人宽宏一点儿，但国师也该知道朕身为一女子，登临皇位实为不易。任何想动摇我大周统治之人，朕必除之！没办法，谁叫我是皇

帝呢？”这番话透着狠辣凌厉之气，却也不失光明磊落。

法藏无可奈何，只能恭恭敬敬把她送出门，眼望她登上銮舆消失在重重迷雾中，不禁摇了摇头，又回到殿内，在佛像前留下一本《大乘起信论》，双手合十暗暗感叹：“唉！行乃识缘，痴乃行缘。何时看开？何时放下……”

上阳宫乃是皇家别宫，虽也在洛阳城内，距离太初宫不远，但毕竟隔着洛水，还要行一段路。此时夜色依旧深沉，而且雾气越来越重，侍卫的火把照不了多远，所以马车走得很慢。武曌裹着裘衣斜倚在车内，却无丝毫倦意，一者天气太冷，再者法藏的话多多少少也触动了她——此一时彼一时，如今她身份变了，已是堂堂正正的皇帝，行事作风确实该有所改变，自古君王以德立天下，无论对今人还是后世，落个残暴之名难道好听吗？看来以前假酷吏之手干的那些事也该有个了结！

正思忖间，忽听车外马蹄声渐多，想必已至上阳宫北门，有羽林军赶来护驾，不多时果然传来请安之声。武曌将车帘微微掀开道缝，朝外望了一眼，借着朦胧火光见一名身披铠甲、满面皱纹、颌下无须的将领正骑在马上朝她拱手施礼。武曌不禁笑了：“竟是你来接朕。”

“奴才随侍陛下多年，早就习惯了。今夜雾这么浓，若不亲自把您迎回来，哪放得下心来？”这领兵的并非旁人，乃是大宦官范云仙——他侍奉主子数十年，一直忠心耿耿，称得起是武曌身边第一心腹宦官，在夺权的过程中立的功劳一点儿也不比外臣少。武曌称帝自然要好好奖赏他，惜乎宦官品阶最高就是四品，他早已升到头了，于是武曌特别处置，在宫外赏他一座豪宅，让他以内侍身份兼领羽林军，俨然与左羽林大将军张虔勖平起平坐，内外无阻甚是威风。

武曌听他这么说甚是欣慰，却嘱咐道：“叫兵士们切莫声张，用不着太多人。时辰不早了，这会儿恐怕已有大臣入宫赴朝，若是撞见车驾，少不得下马施礼。天寒地冻的，别给他们添麻烦。”

“难得陛下这片体恤下情之心啊！”范云仙遵令而行，士兵立刻散开，说话间已至天津桥，只一队骑兵护着圣驾悄悄驰入宫门，雾气茫茫的根本没惹人注意……

卯初时分，钟鼓齐鸣，每隔一天一次的朝会开始。五品以上官员列

队走进贞观殿，见皇帝头戴乌纱、身穿黄袍、腰配龙泉，端然稳坐龙床之上，仪态祥和气定神闲，腰背挺拔不怒自威，谁能想到她一夜未眠？

群臣以文昌左相武承嗣、文昌右相武长倩二人为首，行三跪九叩大礼，山呼万岁各自落座，气氛一时间甚是凝重。武曌不待任何人奏事，先声夺人宣布一个决定——贬内史宗秦客为遵化县令！

宗秦客不仅是当朝宰相之一，更是武曌堂姐之子，曾为武家夺权立过汗马功劳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载初元年（公元689年）创造了丙（天）、垚（地）、囧（日）、囧（月）等十二个吉祥文字，就连女皇名字里的“曌”字也在其中。鉴于他的功劳，天授革命后武曌命他任内史，是凤阁（中书省）的长官，掌管诏敕，权势极大。但半月前有御史检举他和弟弟地官侍郎宗楚客、冬官员外郎宗晋卿收受贿赂、卖官鬻（yù）爵。武曌览奏后立将他兄弟三人停职，令有司审查。事情果真查有实据，但肃政台官员却很为难，碍于他是女皇的亲眷，不敢把事做绝，最后上奏的处理意见是退赃罚俸。

岂料女皇根本没有回护之意，今日当众宣布将宗秦客由宰相贬为七品县令，宗楚客、宗晋卿罢官流放，另一位内史宰相邢文伟也因知情不举被贬出洛阳。宣判已毕，武曌一脸严肃道：“朝廷处事贵在公正，宗氏兄弟受财卖官，负天下士人何深？又负朕何深？况社稷方立，海内翘首，岂可坐视贪贿横行，败坏朝廷风气？不严惩不足以正纲纪！”这明显是杀鸡儆猴，先拿自己亲戚开刀，向天下人展示新王朝的公正。

“陛下圣明！”开国第一案，女皇公正审理严加处罚，确实大快人心，群臣精神为之一振。皇帝如此明睿，臣子哪敢懈怠？纷纷出班启奏，一来武周方立气象万新，二来多赖女皇勤政，倒也大体和顺，连边庭之地也平静无事——中原最强之敌莫过吐蕃，屡屡扰边生衅，改朝换代尤易生变，哪知近来吐蕃竟出奇地老实，这倒是意外之喜。

武曌高坐龙床，静听群臣奏事，时而点头时而蹙眉，待群臣再无所言，语重心长道：“朝廷新立，百业待兴，仅凭朕与列位的努力还远远不够。而今三省六官多有缺员，许多重任无人担负，宰相皆身兼数职，长此以往恐难为继……”缺员很正常，因为原先那些高官不是被杀就是被贬黜，后来提拔的人资历又不够，所以尚书、侍郎、列卿、少卿空缺一

大堆，现任宰相中除了文昌台（尚书省）左右相，其他均是兼领，现在又贬宗秦客、邢文伟，今后朝政行政更加捉襟见肘，这样下去怎么行？

“所以朕决定向天下各道分派巡抚使，抚黎民、奖循吏、举贤良，为朝廷访查可用之才。”

“是。”李嗣真出班领命——他官居右御史中丞，管辖的右肃政台是专门监察地方官员的，领这项差事理所应当。

“另外……”武曌顿了顿，“前几年有许多官员被贬，固然身涉种种罪案，但其中也不乏可用之人。料想他们经受教训必能改过，若能召回的就尽量召回吧。”

虽只是轻飘飘两句话，群臣听来却大为兴奋——血洗朝廷的风波结束了，那些有才德受屈含冤的同僚要回来啦！众臣彼此相顾皆有喜色，尤其史务滋、格辅元、乐思海等宰相。

武曌看了一眼文昌右相武长倩：“论资历没人比得过你，想必你对那些被贬之人的履历也较为熟悉，这件事你酌情处理吧。”

“遵命。”武长倩举笏领命。

“就这样吧。”该办的事都已办完，武曌的精神也放松下来，毕竟熬了一整夜，这会儿终于有几分困意，“众卿可还有禀奏之事？”便要宣布散朝。

“臣还有一件要事启奏。”随着这声应对，大家的目光都汇聚到朝班之首，甚是关切——因为说话的是武承嗣。

天下人谁不知武承嗣是女皇最亲近的侄儿？如今他已爵封魏王，官居文昌左相、同凤阁鸾台三品，不仅是武氏宗族的族长，也位居朝廷百官之首。随着地位提高，武承嗣的气质远胜往昔，峨冠博带、步履稳健、精神昂扬，确有一朝首相的派头，不过他善于逢迎的性情仍是丝毫未改，一开口便是歌颂圣德之词：“天朝方兴，玉宇呈祥，文武百僚、四海蒸民莫不舞蹈称庆。大周社稷顺天应人，必与天地齐寿、日月光同！不过……”他口气忽而一转，笑容也渐渐凝滞，“社稷九鼎重于泰山，亦当防微杜渐，弭灾祸于未萌。近来臣风闻一些讖语，寓意甚是不祥。”

“哦？”武曌刚有的一点儿困意霎时消散，“是何讖言？自何处听说？”她改换社稷多赖神道设教，对讖纬预言之类的事格外重视，更何

况传言起于民间，或许多少体现些民意，因此愈加不敢忽视。

“臣也是无意间听闻，不大确然，曾派家仆四处打探，坊间议论纷纷，具体词句莫衷一是，多俚语野谈，却有‘代武者刘’四字。”

此言一出群臣悚然，祥和的氛围彻底打破——这话暗含天命更替之意，想来武氏代李仅仅三个月，难道又将有人代武氏而立？腥风血雨的革命才刚结束，莫非又要再起波澜？

在场者不乏学识渊博之辈，自然晓得讖语的源流。“刘氏主吉”“刘氏当王”之类的言论从魏晋时期便有，自三国纷争至隋唐一统，天下战乱三百余年，这些言论似乎代表了老百姓对刘汉王朝的怀念、对和平统一的期待。但也恰恰是这三百年，同样是佛道两教日益发展壮大时期，许多包含民间意愿的讖语载入宗教典籍。“刘氏当王”这一讖语主要记载于道教《三皇经》，被隋唐君王所憎。隋文帝杨坚心性猜忌，在诛杀功臣刘昉时在诏书中公然写道：“姓是‘卯金刀’，名是‘一万日’，刘氏应王，为万日天子。逆节奸心，尽探肝膈！”唐太宗李世民干脆在贞观二十年下令禁毁《三皇经》，想要断绝妖言，然而道经繁杂，不是毁一部经就能遏制的。世人多知李治、武曌当年珍爱嫡长子，借《神咒经》中“真君者，木子弓厶，王治天下，天下大乐”的讖语给儿子起名为李弘，却不知同是这部《神咒经》还有“刘氏五世，子孙继统先基”的预言。每逢改朝换代，民间总会泛起乱七八糟的迷信谣言，代武者刘也不例外，也是事有凑巧，当初李唐定鼎曾平定诸多割据政权，其中之一便是割据河东称帝的刘武周。而今武曌称帝，国号为周，而刘武周这名字又是“刘”冠于“武周”前，再加上早有“刘氏当王”的传言，于是就附会出了“代武者刘”之类的话。虽然这些讖语皆是不经之谈，在饱学之士看来甚是滑稽，但对于无知小民还是有一定煽动力的，不过比讖语更可怖的是隐藏在讖语之后的险恶用心！

武承嗣前趋一步，满脸恳切道：“古人云‘扬汤止沸，不如釜底抽薪’，还望陛下纠明此事，早除祸根。”

早除祸根？他要怎么个除法？

武长倩身子一颤，嘴唇咕啞了两下，雪白的胡须不住颤抖，似乎有话要说，可眼见女皇一脸关注之态，思量再三还是把话咽了回去。其他

大臣也沉默不语，似乎每个人都在思忖武承嗣宣扬这事的意图，朝堂倏然变得静悄悄的。

正在鸦雀无声之时，忽见一名绯袍官员快步出班，以洪亮的嗓音朝上施礼道：“臣不才，愿为陛下消弭此祸！”群臣侧目视之，见请纓之人是鸾台（门下省）侍郎傅游艺，又都忍不住露出鄙夷之色。

无怪同僚瞧不起他，傅游艺的官升得实在太容易。半年前他还是肃政台的七品补阙，因迎合武氏代李之志，组织百姓上书请愿，一下超升十阶，跻身鸾台舍人。单单如此倒也罢了，他又再接再厉，动员更多人堵着皇宫大门连日劝进，终于“迫使”武曌“无可奈何”登上皇位，他也因为这项功劳再度晋升，不但当了正四品鸾台侍郎，还加了同凤阁鸾同平章事的头衔——从一介芝麻官到宰相只用了几个月，何以服众？

火不厌炽水不痛寒，别人看他不顺眼，傅游艺却一本正经，甚至还想再进一步。同平章事毕竟还是兼职宰相，若能当上内史、纳言，穿上紫袍跻身显贵，岂不更风光？故而他跃跃欲试，时刻盼着迎合上意再建新功，只可惜他学识低微、干才有限，一直没能如愿。这会儿他见别人都不说话，以为好机会来了，也没仔细想想就匆匆忙忙蹿出来。

武曌见毛遂自荐之人是他，也不禁莞尔：“爱卿真乃大才，这么快就想出消解之策，朕洗耳恭听。”这话颇有揶揄之意。

傅游艺全然未察，兀自慷慨献策：“善恶不两立，忠奸不同天，陛下践祚虽顺万民之意，却使奸恶之徒丢官远徙无所遁形，难免心生怨怼。‘代武者流’的讖语必是因罪流放之徒编造的，意欲假借天命煽动流人，集结群丑叛逆朝廷。以臣之见，陛下当派御史奔赴岭南、山南诸州，推鞠流犯详查奸谋。若实在难以甄别，不妨将他们全都杀掉以绝后患……”他虽然理解错了，但这番话也大有媚上之意——岭南流人大部分是因为反抗武氏才获罪的，还有不少是李唐族裔。在傅游艺想来，一向杀伐果断的女皇必有斩草除根之意。

武承嗣眉头凝成了大疙瘩，暗骂姓傅的愚蠢，瞎跟着起哄！他忙开言打断：“傅侍郎，我所言‘代武者刘’非流犯之‘流’，乃是刘姓之‘刘’。”

傅游艺大窘，脸上一阵羞红，正不知如何改口，朝班中另一位宰相

史务滋却紧跟着发问：“魏王断言讖语中乃刘姓之‘刘’，敢问有何文本为凭？”

“这……”武承嗣略一迟疑，“坊间口耳相传，岂有文字？”

“那便是无凭无据喽？”史务滋露出一丝笑意，“既是市井口耳相传，具体何字实难考究，傅侍郎猜测是流犯奸谋，也未为无理。也可能是遗留之‘留’、冕旒之‘旒’，抑或许根本是讹传，并非‘代武者刘’四字，只是同音，未必真与朝廷社稷有关，无须多虑……”

武承嗣悻悻然瞥了史务滋一眼，恨得牙根痒痒，却没法争辩。在一旁的武攸宁眼见话题被史务滋越扯越远，当即断喝：“胡闹！国之安危岂容玩忽？无论是不是刘姓之‘刘’，必须防患未然！你身为宰辅之臣不顾国家祸福，敷衍了事是何居心？”武攸宁乃武曩族侄，论亲缘比武承嗣远得多，但一来他处事机敏，二来他弟弟武攸暨与太平公主成婚，所以也得女皇重用，封建昌王，如今担任纳言，也是宰相之一。

史务滋被这“义正词严”的呵斥震慑住了，不敢再说下去，武承嗣却沉住气，趁热打铁道：“不错！兹事体大，绝非空穴来风。恳请陛下以社稷为念，重视这则讖语，尤其对宫廷内外刘姓之人更要严加戒备，以防不测。”

随着这句提议，朝堂又恢复平静，每个人都低头不语，只是这种平静仿佛酝酿着巨大的不安。一直欲言又止的武长倩终于按捺不住了，跪倒在龙墀前：“讖语流言虽非无端，但大多夸诞不羁、危言耸听，臣以为无须穷究。昔日汉时有传言‘代汉者，当涂高’，袁术、袁绍迷信其言乃至身败；曹操、石勒之辈附会其意，也不过逞一时之快，而天下因之动荡数百载，足见轻信妖言为害不轻。治大国若烹小鲜，陛下至圣至明，岂可因一讖大兴波澜？向使清静无争、百姓乐业，即便有此讖言又何以应验？圣天子百灵相助，见怪不怪其怪自败，望陛下三思。”武长倩并非文水武氏一族，而且原本不姓武，他本姓岑，是贞观名相岑文本之侄，李治在世时就担任宰相，武氏代李大兴屠戮，与他履历相当的魏玄同、刘景先、韦方质等重臣皆遭杀戮，唯他岿然不倒，至今身居相位，因参与改朝换代受赐武姓。或许因为经历的急风险浪实在太多，他讲话格外小心，语气也甚是平和，其中夹杂着不少颂圣之词，但是不主